

道光遵義府志

遵義府志卷四十三

藝文二

露布

記

序

露布

明

平播露布

李化龍

伏以長象麗天七緯判井參之紀方輿略地八紘戡
夷夏之防故陰慘陽舒天緯所以陶庶彙而文經武
緯詰后所以殿萬邦道如此乎相成世賴茲而常治
垂衣而理爰開弧矢之威舞干以來不廢徂征之舉
黃公元女策贊玉門赤燁素靈符昭金匱洎乎皇風

既降猶然遠略時聞漢馘曰嘉聲教訖於嶺表唐等
蒙儉威稜憚乎天南是雖晚近世之作爲實乃大聖
人之家法匪云得已久有成功恭惟皇帝陛下道契
書繩祥擒載王憲紫微而立極雪踐四神登翠嫺以
握圖星飛五老昇平三紀雲火靜其橫氛受昨九宗
風雨漂其濺澤委任心膺妙選爪牙兵以不殺爲威
德用無爲而治朔方叛黨嬰城旋就誅夷海外渠魁
越國甘從繼東宸居端拱天步泰寧日浴月朏之經
莫不奉琛而納款紫舌黃支之侶咸皆解轡而稱
昆明通太液之波大宛貢天閑之馬春秋之書無不

詩書所稱何加惟此播州介於川貴貞元以往猶遷
客之是居會昌而還爲楊端之竊據本以招討擅此
方州跨重岡複嶺以䟽疆介絕澗茂箐以設險丹巖
紫澗常截地而滌回翠壁蒼巒每橫天而截隳羊腸
鳥道一夫可以當關虎嘯猿啼萬騎總爲卻步加以
腥煙羃覆毒露縱橫上漏下蒸坐見飛鷲之墮前溪
後窺常多有盛之災別是封疆自爲聲教冠紳承襲
已歷四朝子姓蒙安洊及千載強弱之形互見離合
之勢靡常饑則依人飽則颺去終非馴擾之儔失則
其鹿德則其人薄示羈縻之術然猶奉琛奉幣職歲

之貢獻無虛不叛不侵非時之征調惟謹迨至逆賊
應龍耆夷運將終淫凶遂熾天奪其監旣安忍而無
親鬼瞰其家輒恣行而播虐殺人如不舉害眾若弗
勝狗孽妄之言妻甘屠膾剪同官之黨人盡誅夷敵
怨五司魚肉不畱乎遺枿快心七姓烹醢冤徹於三
泉懸磔確湯鑊之刑寘火麻鐵刷之獄是尙恣睢乎
部曲已而較轆乎縣官數肆嫚書屢馳密謀謂九重
爲遠聲不憚於吠堯以千里自封財無難於使鬼重
慶城計脫犴狴已遄靈誅白石日謀動干戈寧辭越
志從此恣其玩弄因而極彼譎張宰割一方睥睨諸

省收藏亡命逋逃徧四海之奸糾結生苗聲勢致兩
川之震盛氣豈忘躍馬雄心不憚稱孤犯乃無將志
不在小皇上俯憐愚謬屢沛鴻慈征誅尙緩於後夫
撫戢屢申乎邊吏網開三面聿弘卵育之恩禽縱九
頭倍肆鴟張之志虔劉飛練鬼哭千家糜爛綦江屍
橫百里捐嬰兒以填巖谷刳孕婦以決雄雌萬靈號
地稱冤四境籲天勾命樵蘇何計閭閻動輦鼓之哀
羽檄交馳城郭盛妖氛之氣一時惡少儘欲效尤幾
種夷酋半懷觀望業已騷騷乎西南半壁之天下行
且震驚乎東北一帶之人心亂影已成逆圖漸逞全

蜀星河搖曳重瞳宵旰焦勞停望廓清宜資卓犖而
臣以章縫末品樸遯短材偶詔起於田間遂謬膺乎
軍事控四蜀而兼綜湖貴柄在專征奉三錫而濫秉鉞
旄義當滅賊臣感茲恩遇願效馳驅情同泣劒甘鬻
革以從戎心切枕戈計除兇而報國但期平定敢愛
髮膚顧民力凋瘵而未蘇又武備廢弛而不振賊強
臣弱難希擒縱之風一日數驚易斷平安之火於是
殫攄朽鈍獎率權奇謹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
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子章巡
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可大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鐸共懷許國之心咸篤勤王之
誼謂夫事關三省必須動協萬全以固圉安人心以
死綏作士氣內葺理而外持鎮靜計頗效於謝安陰
不足而陽示有餘竈頻增於虞詡徵兵之使四出環
秦庭而乞賦無衣寄閫之理三推憶鉅鹿而重厘拊
髀柄分黃鉞下天上之將軍案有丹書合地中之義
旅命五丁於蜀郡召三戶於楚人集滇廣樓船下瀨
之豪連韓魏奮擊蒼頭之眾秦稱孔武羅孟賁夏育
之朋浙號多才搜霸越平吳之士鷹揚侈譚於齊客

喜建功勳駿聲偏重於燕臺爲憐慷慨有嚴有翼共
武服而旂旄央央如漢如江啟戎行而威靈濯濯咸
來奏技莫不從軍又以古制師以糧從兵貴馬騰士
飽爰開庾廩其極舟車籌策徧於橐囊轉輸酌乎鍾
釜舳艫銜尾粟盡海陵之倉組練生光山積漁陽之
甲兵同白雪眾悅藉雷臣乃於正月十五日攝衣登
壇歃血矢誓宣忠義以作士氣思齒劍者投袂並興
懸賞罰以一人心懷淬刃者超距競起眾憤噓而梁
蓋之天成霧軍聲動而岷峨之水飛波克日長驅巖
兵待發臣又於二月十二日五鼓戒眾八路徂征在

四川以綦江南川合江永寧爲四路總兵官吳勝
綦馬孔英將之而監軍以參政張棟謝詔督餉紀
以參政張文耀副使史旌賢參議熊宇奇僉事徐仙
佳在貴州以烏江沙溪平越爲三路總兵官李應祥
將之而監軍以按察使楊寅秋參議張存意督餉紀
功以參政郭廷良副使洪澄源允錫類參議梅國樓
在湖廣以偏橋爲一路總兵官陳璘將之而監軍以
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督餉紀功以參政詹啟
東副使王應霖路雲龍陳與相集羣策於一時宣天
威於九伐媿隊飭元戎之令以律而臧練士雜夷漢

之師在和而克風鶴咸知助順草木都化爲兵賊勢
已危狂氛未戢力伸螳臂尙三覆而設奇若燎鴻毛
輒一鼓而制勝諸路並斬關而入一時多解甲而降
婁山岩門萬夫不守湄潭河渡一葦可航兵遂環於
白田眾已焚其赤社曲房別館一炬堪憐班馬鋒車
闔門咸竄於是巢穴漸定羽翼半摧獸旣窮而搏人
鹿方急而走險賊乃重招逆黨共保巖隈百仞臨高
築鉅堙而不及一偏延敵攀蘿葛而難躋自謂天險
可乘兼有積儲足恃猥云得計祇自速亡爰命六師
圍之三匝螯弧屢奮於列校鼙鼓加募乎千金攻極

力殲莫禦疾雷之勢計窮詐得頻貽小月之書臣乃
詢其深謀特申倣備復令按察使張悌入營督戰重
戒總兵吳廣毋與賊通眾志彌堅賊困猶闕連旬集
雨其洗蠻蜒之妖疊雉霜雲實壯王師之氣勢將剪
滅事已垂成而臣適遭閔凶遙傳音耗寸心塗炭乍
懷進退之虞簡命眷畱更切始終之慮望雲渺渺向
日炎炎事難適夫兩全身惟拚乎一死勉修軍令益
整兵威旬月迭攻晝宵不息小巖結聚知蠻滅已非
遙異鳥翱翔信賊平其有兆卒徒競奮雉堞平頽彼
力盡於枝梧此骨騰而距躍楚歌四起騅不逝以驚

心越甲重來犬長號而入夢徒揮金而召死士竟掩
袂而別妖妻縱飛走以無門悲蟣虱之相弔天亡已
定矢劍烏江人力難施投繯號谷快大兵之畢集遂
舉族以就擒剖腹不減然膺駢首同看繫頸涓人彩
女解玉佩而成俘劍客謀臣抱兵符而就繫雷擊星
馳三十萬巢穴倏爾成空摧枯拉朽指揮間根株蕭
然盡拔定軍之山頓赭泮柯之水已丹飛虎飛龍堅
城如掃養雞養馬故壘空留止餘草木之腥無復萌
牙之肆訊執已成聚落首功不啻邱陵築京觀可示
來茲勒銅標談誇已事紅旗十里依依六月班超

憶千重蕩蕩三分底定前歌後舞鐃吹半襍於巴渝
繡帽錦衣勝氣全高乎玉壘戎翟因而奪氣流汗走
僵將軍從此開顏告成飲至橐弓卧鼓息壯士之呻
吟解劍賣刀恣農夫之耕耨百蠻稽顙萬姓謳吟重
念開躬之難更竭圖維之力因地形以爲疆理招土
著而慰氓黎削滅叢祠別營茅社爰分土宇指西母
而開圖載布冠裳順東風而受吏易瘴鄉爲樂國矜
人起鴻雁之歌黜夷法於漢官拭目快威儀之覩化
瑟張而勿擾熙熙乎坐赤子於春臺太牢享而有餘
栩栩然囿焚人於蝶夢本因亂而制治實用夏以變

夷何敢言勞期不辱命此蓋神武有赫厚德用威遠
克鬼方奉役不淹於三載同符帝德成功僅踰於七
旬民未大勞師無再役還千秋之疆土重勒鼎銘戢
四海之窺覲坐銷金甲獻俘清廟承玄緯之心上
壽明堂旅受祿圖之福

補蜀表
文志

明記

西南平播記

蹇達

皇帝聖神文武輯寧寓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往時
賊據寧夏島夷犯朝鮮先後戡定卽東虜突闖遼左

今御史大夫兼右司馬長垣李公時以中丞撫遼
大將追勦斬首五百餘級以奇捷聞自此諸虜咋舌
無敢內訌獨蜀徼播賊楊應龍憑險負固輒縱部落
屠剔我邊昨直指王公趙公先後以疏聞上一再聽
督撫諸臣相機撫處舞干敷德不欲遽勤兵也賊逾
恣叛逆飛練之役敢格殺我戰士且及材官矣諫議
張公以疏請上西顧宵衣謂公故撫遼破虜奏膚功
特允廷推起公於家以少司馬兼大中丞總督四川
湖廣貴州軍務公以巳亥六月初十日兼程臨成都
賊再屠綦江城參將房嘉寵故遊擊張良賢死之公

督藩臬諸大夫亟議所以足兵足餉之策疏請速勦
尋直指崔公按蜀疏奏一如公議上悉嘉納聽公便
宜行事大學士趙公沈公協襄宸斷大司馬田公蚤
決訂謨大司農陳公預發兵餉太宰李公御史大夫
溫公掄材紆畫蓋自九列而下無不念明主宵旰冀
西土廓清者公乃以計緩賊迤所徵漢土兵雲集公
分蜀黔楚進兵爲八路四川以綦江路屬總兵官劉
綎合江路屬總兵官吳廣永寧路屬原任副總兵曹
希彬南川路屬聽用總兵官馬孔英以參政張君棟
護綦南謝君詔護永合軍事參政張君文燿參議劉

君一相副使史君旌賢與事徐君仲佳督餉兼紀功
總餉兵於成都則左布政使前程君正誼今盛君世
承按察使沈君季文紀功於渝則參政王君嘉謨副
使傅君良諫督餉永合則參議熊君宇奇若渝守傅
君光宅分理四路餉兵推官高折枝並贊理南川路
監紀之事其黔楚二鎮則貴州烏江沙溪平越爲三
路屬總兵官李應祥以按察使楊君寅秋參議張君
存意護軍事督餉兼紀功則以參政郭君廷良副使
洪君澄源尤君錫類參議梅君國樓湖廣偏橋爲一
路屬總兵官陳璘以按察使胡君桂芳參議魏君養

蒙護軍事督餉兼紀功則以參政詹君啟東副使王君應麟路君雲龍陳君與相益中丞郭公支公並以咨會受公成焉公以十二月二十三日移鎮重慶庚子正月十五日奉賜劍登壇而盟曰皇帝憫西南赤子爲播賊所荼毒無寧歲所委任責成者甚重若等勗哉其一乃心力以相予行天罰不則三尺具在不敢私至以主辱臣死自盟諸將士聞之無不感動願爲公盡力者公又熟計征播主殲渠魁而海龍囤夙稱天險逆賊謂此囤不可升必據囤以延須臾之死必諸將集囤下乃可協擒而楠木山羊簡臺等洞爲

逋逃淵藪山巖門桑木等關爲逆賊門戶方擁悍
苗以死守非有先入關者何以鼓衆志而速成功此
其責在蜀將湖廣偏橋內外俱九股苗遺種賊恃爲
外援內四牌不掃卽三渡未易窺無由扼海龍固貴
州夷狡而兵寡兼苦軍興又水西與逆賊世依唇齒
必操縱在我始足以折安酋而奪逆賊之氣是又楚
黔諸將之責因進綖及廣等檄璘及應祥等授以碩
畫郭公支公並以機宜示黔楚諸將諸將奉約惟謹
以二月十二日遵令進兵總計八路漢土及燕趙越
粵秦汴滇南馬步卒二十餘萬督餉張君等焦思蒿

目曾不後時師行糧從戰士踴躍故鷹揚虎賁朱鍔
玄甲並盪靡朗耀於巴渝黔楚之間焉壹切零賊諸
路日多斬獲其自縛請降者悉受而生全之二月十
四日縱督兵攻楠木山羊簡臺等洞破之迨朝棟率
諸苗衝營縱復督勁兵大破之而桑木關山險箐深
仰攻爲難折枝祇奉公檄身先參將周國桂等前已
大敗賊於官壩營望草壩遂乘勝衝關之左右兼擣
其中以三月初八日破桑木關適孔英至自關中又
敗賊於金子壩蓋南川路視諸將先登入關二十九
日縱亦破婁山關矣四月初一日廣兵薄巖門郭逆

緒者敢戰當關廣伏兵攔禦刺之以初四日破嚴門
關再力戰於水牛塘因據三圍山山倚海龍囤高囤
數十仞賊所恃爲左右望者部苗萬餘列柵堅守廣
督希彬等奪以勁兵而綦南二路仍各發兵三千助
之遂據此山之上俯視囤中樵汲從此斷絕而南川
路衝其前鋒綦江路爲左右翼擊賊永合二路併攻
復連破養馬養雞等城海門龍鳳等關賊不復敢格
鬥洒淚率妻子夜退棲囤上而以鐵鑄關爲守囤倚
諸崇山又鬼方多淫雨白日晦冥兵將集囤外未敢
先發先是崔公甫臨成都卽移檄諸將不許干後時

之誅公慮蜀四路各自爲心檄按察使張君悌糾合諸將綖及廣等督兵夾攻鐵鑄關破之雖賊黨已奔潰而圍前重澗復嶺較固後尤甚賊日夜守以梟鷲藏礮伏弩俯瞰我兵分擊之如雨以是將兵盡銳仰攻尙未遽克適公聞先大夫艱又慮諸將解體投淚草檄刻期破固且懸重賞激先登者並檄責廣克爲事官以懲其報酋死之誤崔公更嚴檄諸將急攻毋爲賊誘諸將愈人人畏罪會璘前受計於公支公及直指王公檄責竟以一旅之師掃九股苗開路進兵而中丞江公以撫偏沅臨鎮復與公及支公計合遂

迎破長坎馬瑙青龍三國所向無前公郭公操縱水
西直指宋公並嚴檄諸將吏使水西大敗賊於母氏
國殲虎翼以寒賊膽而應祥又以招撫爲進攻連破
諸國入三渡關扞白田壩與璘俱集國下護軍張君
等遵公指授會五總兵督各路副參遊守暨宣慰等
輪日協攻先之以綏及應祥繼之以璘及廣所將兵
攻其後折枝孔英督各漢土兵攻其前以六月初五
日綏等前後夾攻破其二城初六日廣及璘協攻而
六路兵亦爭先以雲梯攀援而上迎賊橫槊四顧無
一死黨計無復之始雉經而死廣兵及各路兵於烈

焰中取酋屍一軀兼縛田氏朝棟兆龍等而巨黨何
漢良田一鵬孫時太馬千駟等一一面縛賊遂無噍
類矣是役也獲大賊首一生擒賊首一千二百餘名
斬級二萬二千六百計俘獲賊屬五千五百計招降
男婦十二萬六千計全獲被擄男婦一千計拓地千
餘里公露布以聞獻俘京師上大說以平播功告廟
百官畢賀斬朝棟等於市已頒詔海內及巡按御史
公勘報績制府中丞列鎮監司而下論功爵賞有差
初播州故爲漢唐郡縣自乾符間陷於南詔楊端取
而據之遂爲夷穴公議改土設流爲府二州一縣八

衛一特請於上易府名遵義平越列雉爲城設總兵
憲使坐鎮之仍設學置博士弟子員於是修文偃武
綏輯遐眡仁懷珍州之間稱一都會焉夫西南諸夷
盤據於萬峰疊嶺中綏之則怒臂吠聲毒我邊疆討
之則據險憑寨踉蹌而鬥敗則豕奔鼠竄窮蹙曠日
故自占用兵未有甚得志者毋論麓川之役罪人竟
漏天誅卽正統間蜀都蠻爲梗大司馬提虎旅十八
萬討之久而始克然根株未掘俄復嘯聚夷患所由
來矣方逆酋之扞文罔也一再撫之不効自宜改絃
乃當事者顧忌迂徐迄酋盈惡逆逞又倉皇加兵漸

損威重公初臨錦官料賊情若觀火操成算若析薪
賊已在公掌握中矣第蜀往歲平蠻多藉兵於土司
見無他兵可恃所調土兵含悲狐兔且視以爲奇貨
陽戰而陰利之甚至藉口乏餉濡滯遷延卽幸而成
功又皆謂吾土兵之力寧復知縣官哉公是以請調
客兵雖數只二萬而先聲叵測蜀漢兵謂四方兵且
至其氣愈壯重以餽糧惟時土兵亦無敢桀驁卒相
濟以成功而默消諸酋長跋扈飛揚之心所爲國家
慮爲西南慮者何其忠懇也計兵二十餘萬日費二
千金稍淹歲時遽滋勞費公苦心殫力所以激將士

之用命折債師之邪謀散羽翼之羣寇寢隣國之陰
庇者卒炳幾先而冥中其會故師期僅及三月費僅
踰一百萬而殲八百年大慙若摧枯拉朽且拓地張
官一以中國之治治之瘴雨蠻烟之鄉永爲樂土公
之功不宏且遠哉而公不自功也蓋昔召公受命平
淮夷故其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而凡此蔡功韓
愈獨以不赦不疑歸美於憲宗之斷豈不以武功告
成固召公裴公之勞然非周宣唐憲知人善任亦曷
以臻茲哉上御寓中興媲美周宣非憲宗所敢望而
平播之代知人善任則與召裴之平淮蔡異代同符

公曰非臣與諸將士之功而皇上之功有味哉公之
疏也大臣不當如是耶播故在渝境渝人尤覩播功
而感公賜沅陵張君舊以巴令垂聲茲則以播之役
自粵西移渝而佐公運籌轉餉奏功者謂合守知巴
縣事葉聯芳宜伐塗山之石紀功勒名以永渝人之
思而謂不佞達宜有言遂悉其顛末而銘之其辭曰
惟皇憲天秋殺春生九夏八埏快覩昇平東征島夷
西誅倖賊掃穴犁庭匈奴折懼么魔小醜藁爾夜郎
狼毒我昨弼闔我疆帝謂蠢夷且無窮武其命諸臣
相機撫處舞干解網仁自舜湯彼昏無忌敢逆顏行

臺省疊聞皇赫斯怒心膺股肱訐謨以助乃命司馬
汝昔撫遼鞭笞左賢威震功超汝往專征國之大事
尚方寶劍特茲以賜公拜稽首夙駕渝州闕外集思
帷中運籌插羽徵兵飛檄督餉矢天誓師開誠命將
桓桓元戎洸洸武夫如熊如羆臨坤之隅組練生光
馬騰士飽鼓行無前魂銷羣獠旣斬層關遂拔列城
風鶴咸順草木皆兵魑魅竄縻塞柵披裂取彼凶殘
鋌膏刃血累卵一髮賊勢瀕危尙倚兔窟螳臂以支
我武載揚霆擊雷磕會以六師圍之三匝黨惡千羣
駢首伏鈇疾若呼風易若摧枯黔旅重來楚歌四起

盡赭其山兼赤其水殲厥渠魁縛彼羣寇脅從罔治
巢穴都空于疆于理乃文乃武漢官重列威儀再覩
柔柔沃壤而織而耕歸馬放牛絃管春城昔也播地
猿啼虎視今也市廛龍編鱗次昔也播人畏首懷疑
今也殮粥鼓腹含嬉昔也播俗駭舌馬革今也文物
詩書縫掖播人自謂西南諸夷陽收羽翼陰實傾離
彼昏鞠頑天奪之魄竟墮術中遂取族赤威靈濯濯
王道平平逆則誅鋤順則生全轉相告語強眾弱寡
強且不支弱何爲者自時厥後誰敢不共覆車不
鑒此應龍露布星馳夜同清晝共識天顏壽慈凱

公躬跋涉匪臣之力獨蒙聖斷乃得稱塞帝謂司馬
惟汝元忠克茲壯猷奏是膚功甫出東山遽安西土
召虎晉公異代爲伍赫赫奕奕公功之垂繼繼承承
蜀人之思采之輿論銘之野史億千萬年塗山巴水
西南平播記

陶望齡

皇明奄宅方夏象寄所隸極於西南賅熒濮洛烏蠻
白夷荒忽么膺前世所弗役莫不箠使纏馭咸在職
貢維播州古之郡縣楊氏以唐之季蒙亂固險世長
厥地顯襲朝號內相君民區裂版章以淪夷裔歷宋
暨元羈縻弗絕雖聖人繼起洗濯腥穢包併荒遠猶

取其親故而建置蓋仍往宜今苟便民俗而已至
今皇帝御寓神武英斷威德醞仁風旣宣義殺時
舉遂乃誅夏馘倭抗強獷植單弱參伐順建旬始隕
稍維播孽應龍怙其昏闇湮滅變紀禍芽帷墻以條
以蔓天祿姻黨遂延眚黎七姓五司逢其蠱螫咸仰
天搶地而呼曰吾君乎匪覆匪載胡遠獨遺天子曰
播人予予可弗問令吏召應龍置對逋佚抵嫚未
竟厥理用反戈於白石疆吏來言狀是當誅討天子
曰嗟豈不或悛命大臣遄往宥辟之迨至應龍詭服
請受罰贖首領自效使者宣上旨褫爵赦死春煦夏

長父教母嫗惡枿驕息憑倚慈惠長傲滋慝究厥狡
狠遂乃放兵擾境逆犯顏行戕我將士於飛練事聞
廷臣僉曰播徒蟣蝨上不忍尔甲數置之覆用噉噬
此自棄天天所廢絕不可宥天子曰然遂以前巡無
盜東兵部侍郎李公往總師事建督府成都總統黔
楚賜劍一得揮誅大將以下而以都御史郭公撫黔
都御史支公置幕偏沅以江公往視師咸聽於李公
曰亥五月公至蜀受事當三方積平士恒戈利精饒
弗屬公謂以天兵誅小醜當竿萬全取一決而定於
是徵師輓粟內修攻戰具陽示無動以紓之賊入綦

江燒王嶰梗偏隆煽引九股恫喝躡輓圖以怵將吏
就懷拊公因布之文告賊志果岐用緩深入明年春
所徵秦魏燕齊滇浙之師暨土司兵畢集衆二十萬
正月望日公登壇誓師五監六帥八道並進以伐之
推官折枝先以南川兵擣官垠降真州進據桑木蜀
帥綆破楠木婁山關再與應龍父子遇力戰大殲其
軍帥廣別擊斬賊大將郭通緒夷巖門以入再捷水
牛塘賊棲岡上楚帥璘盡焚四牌七牌之苗躡青蛇
嶺戮數千人進略大小三渡而黔師亦再涉烏江毀
關以水西兵抵於白田壩夏五月諸將士大會海龍

圉下公命按察使梯來視師無何封侍郎訃至公至
血茹涕青戰愈厲六月五日挺應祥兵破其城二翌
日廣璘攻之城圯眾繼以入應龍縊收其尸係虜妻
孥盡檻其屬獻闕下皆論如法斬磔於市夫播人竄
伏縈絆沉於霧霾不覩天地之大日月之朗者八百
年於茲矣則割春斫束身淫威靈鬼其酋不敢逞睨
其視王人天吏若異穹壤一旦更建城邑設守令飭
新膠庠猱梯虺穴虎豹馮阻者皆剗削嶮嶮廓爲周
道茫施羅甸谿洞君長震疊懲艾益祇罔怠明天子
刑德我公功烈於是乎遠宜標諸金石昭示萬禩永

殿我南紀用都司弘吉所相白田之南山下銳頂夷
樹銅柱其上就厥趾桃源建公生祠銘功德麗牲之
石望齡舊史官於職宜有紀述遂系以辭曰播古州
縣端淪於夷封以順完地以鄙遺明之肇興鑑先納
王盧使窮階仍珪襲組南金集齒歲獻於王稱爾于
矛載啟戎行天命不滔妖興德寡有孽於房有謀於
社女戎勝菑禍永滅炎大猶弗勝小醜詎堪纓虎冠
蛇搖牙噴毒嘯刀嘖鋒刑人以族高高昊天聽民則
適命執罪人歸諸尉氏奉梏就訊爲我繫囚既縱而
西鵬隼去羈白石弄兵射天嗥主大吏執言請張其

語糾聚奸慝公相謹置麋肉播人用以豢苗鹿擬其
險免狻其窟再抗黔師克窮罪迄邊人告訕帝用憤
憤爰命虎臣亂是大戡桓桓虎臣曰維李公惟郭暨
袁左右厥庸偏師未集基城宵壞公狃以詞俾疑罔
害袁兵聚穀機沉色閒難知如陰不動如山仡仡王
師有來自東盧渢影微並以兵從師旣會止神謀電
發八道攻進濤掀岱壓公曰有命誅止其魁播聞鼓
聲若旱始雷拜跼扶攜百千其伍有不用命乃斫以
斧重關塞我若騫若墜恃險與兵以卽顛躓殷伐鬼
方憊乃克之三月告旋天子之釐維播在昔陂池潦

涉今始會同乃江乃湖昔爲蠡薨以飽兕淫今有室
家乃父乃兄告爾播人勤爾征役襁韋袵以償帝
力告爾播人維千百祀我公之功以名爾子赫赫天
威銅標在南逝矣西人我公是瞻

並公川
舊志

儒溪書院存疑碑記

詹淑

余少聞以柳易播之說意有其事及見子■全集與
墓誌始信公之未入播也綏陽治西二十里有儒溪
書院遺趾堂廡盡廢僅存角亭一楹僉謂昔柳公所
建有耆年孟元者公之後也世藏公遺帖昔有見者
今無存矣因召見元詢其始末謂公實乾符三年入

播世傳如此似非無因遂捐資補葺舊宇擇其近院
田地三十畝授元爲業並量免其雜差俾世守祠祀
無斁寧以疑存祀不容以疑廢祀也昔劉夢得柳子
厚李太白俱以一代名賢坐罪貶夜郎今播志有懷
白堂而任譜又謂白流夜郎卽半道承恩放還是白
亦未入播也而何以又有懷白堂也堂在正安樂源
鄉與縣屬長嵌相咫尺距夜郎幾三百里豈半道承
恩卽此地耶竊意公初爲劉以死請易劉得改而公
遂仍之柳州亦未可知人生踪跡不能詳載公或曾
經其地亦未可知也不然夢得與公均名賢也倘以

好事者借名爲重何獨於劉而遺之姑志之以質疑

重修儒溪書院記

馮士奇

唐元和間柳公與友人劉夢得俱出爲刺史公得柳州夢得得播州公以夢得之親在堂不堪遠謫言至泣下願以柳易播會憲宗改夢得於連州今播地有儒溪書院相傳爲公遺跡事屬無稽而易播一語友誼篤摯高風千古有關名教則事之有無不必辨而祠之存留宜矣公解人也余於公爲後學慕公之文章仰公之氣節匪伊朝夕矣車任卽展拜公祠見其堂廡盡廢止餘數椽惻然傷之遂以繕修爲己任乃

命擇吉鳩工庀材而里民好義者莫不負畚荷鉏耰
焉趨事不數月前後堂宇六楹登進有坊環繚有垣
靡不就緒余偕簿尉韓朱二君陳生王謨等羣待拜
謁見其棟宇巍峩氣象軒敞而柳公當年篤友之誼
歷萬世如一日余因之有感三晉距播七千餘里之
遙也營親在堂不殊昔之夢得也謁選辭親時之啼
泣傷心人所目覩而長太息也欲希柳公之關心者
誰乎嗟嗟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此哉因記儒溪書院
而并及其事以寄慨云

並綏陽志

遵義縣令王公殉難記

楊廷樞

今皇帝之十有五年歲在壬午四月苗賊作亂遵義
縣令王公死之公諱佐聖字克仲南直長洲縣人其
先世有名皐者卽文正公旦之孫仕於宋爲太尉以
扈蹕南渡自莘以遷於吳其後代有聞者累傳而至
公之父曰騰程以萬厯癸卯舉人仕嚴州府推官是
與予考端孝公同遊於仁孝王先生之門均稱入室
弟子沒而侑享於先生之左右者也公其仲子入塾
時卽卓犖不羣書聲琅琅徹數間屋長而博通經史
覽忠孝節義之事未嘗不撫膺擊節思以身置其間
壬子舉孝廉與張世偉姚希孟周順昌朱陞宣四君

子名相埒焉居嚴州公喪哀毀骨立遺業悉以讓其
昆與弟曰吾幸登賢書毋慮其不給也服既闋復因
於公車乃授青溪教諭敦實行崇正學郡守以下咸
敬之士習因之不變先是學宮傾圯公至卽捐俸以
修克復舊觀時撫茲土者爲張公國維首薦於朝擢
知四川遵義縣縣本古夜郎地爲播酋所據神廟間
始平其地而設郡縣焉俗畏筭而好兵公以辛巳四
月蒞任曉以禮義而申之以條約恩威並施民咸悅
服距城二十里卽水西諸酋巢穴公知其必爲害也
爰單車陟巘於要衝之地曰新站者創立一城踰月

而工完曰此城立寇至可以遏其鋒否則俟彼過而截其後必無歸矣時安酋部將趙國政以內附爲懷遠衛指揮與酋首郭士奇吳上才有隙遂爲所殺政父率其眾叛入水西稱兵報仇將謀入犯士奇等亦據險自衛乘間而思逞焉公曰報怨之與殺降曲直有在矣乃請之於憲躬率兵入山越數百里擒郭吳而歸置之獄安酋乃服是役也同所陷於賊男婦唐現等數百人皆復還賊望風宵遯人相慶曰彼不復窺邊矣公曰決元凶而散餘黨禍乃可弭也居上若忌其功弗聽公條陳守禦十策亦沮不行明年四

月朔賊吳上賢等果大舉入寇鄉勇之選王之琴
國柱迎戰皆敗沒於宣峰埡賊十萬抵城下同官皆
不知所之公獨率民登陴以守越四日賊飛梯入城
而郭吳已爲郡守所縱復出獄以應之公知事不可
爲卽以印付次子恪曰此國信也問道疾行以歸朝
廷吾當一死以報國耳命服仗劍坐堂上賊至奮起
殺數賊遂爲所害直立不仆賊亦驚以爲神而拜之
時十里土司義兵王尙明等皆公所訓練也聞公變
皆慟哭舉白旗分兵進勦追及於新站所設之新城
盡戮之無一免者而遵城復完皆公生前之所計畫

亦其忠義之性有以感人故能齊心竭力以不負公於旣沒之後也嗚呼公之德豈不深而其功豈不偉哉國家養士三百年湛恩滅澤不可謂不至矣求如公之甫沾一命膺民社之責者不過一年乃能殺身成仁且先事以圖其難卒亦賴其成算以克復其疆土何查乎其莫與匹也非仁且智者而能若是乎使以公之才德不致屈處于下僚兼置諸窮荒絕域之地則其所有造於邦家者豈淺鮮哉惜乎執政者不好賢而不獲展其大用也亦可悲已公旣沒而其民思之爲之建祠以選等三人從祀喪還吳門僉爲之

請祀於鄉賢兼請予爲之傳予方有棘人之憂未遑
應也越小祥乃稍爲記其事俾後之作史者有所考
焉崇禎十六年

殉難錄

水源洞記

錢邦芑

湄潭北七里有山聳起高五里土人呼爲五里坎大
約川黔多大山高者或至數十里危峰插天層巒阻
日多嶮峻艱於躋躡故土人見山之高僅數里而可
登躋者率卑視之謂之曰坡曰坎其方言相傳如是
而其實以茲山置之吳越間則已巍峩陡矗共尊爲
峰爲嶺而位之名勝之間矣五里坎之半巖有洞攀

援而升徑頗危仄洞口高丈許入洞半里乃轉西上
又數十步更入一層其中正黑非火不可行其洞之
廣可容數千人其頂石乳流注四周上下凝結有如
人物花草器用之類不可名狀其洞口轉入之路甚
險一失足卽顛仆其下尤深莫測其底以故每遇兵
荒此洞恒藏數千人外寇攻取萬端無能施害中有
潭甚深其水涌沸冬夏不息流出灌田數十頃曲折
成渠再分再合八九里乃入眉水眉水自夜郎大山
來西流由板角關迤邐數百里乃曲繞縣治西而流
入於烏江其水經縣南灣環如蛾眉宛然如月

得是名焉又天下水多東流而此水獨西流逆龍而
行至縣治縈旋曲轉故茲人秀逸甲于西南余自甲
午祝髮移居眉水之陰挂錫西來庵與吳扶靈望衡
對宇動靜相聞時曹子壽字自夾江解組歸來隱居
水源洞之左授徒自給馮仲立兄弟隱居寶洞黃月
子亦授徒十里溪祝子雨蒼在客樓屯龔子上之則
結廬馬峰山下皆渭水有道之士或率妻子躬耕或
教授自晦與蛾眉道人鳬庵居士遊止略同春朝秋
暮月夕花時或諸子命酒過西來庵或余提琴相訪
連床夜話風雨無愆慷慨悲歌逸情殊上夫荒裔遐

陬當山偏據時士大夫俛首困辱以爲善類幾盡而我輩猶得山水琴書嘯傲天地嗟乎士君子亦在乎自致耳孰謂時勢能困人哉

渭潭志

國朝

重建碧雲峰亭記

李先立

碧雲峰遵城之後山也遵義古播州郡邑于叢山峻嶺中山之佳者多矣而碧雲峰獨稱蓋是峰矗起碧落間蒼茫杳靄壁立城後如玉削成因以得名或又謂之玉屏云高僅三數十仞自下望之恍與天接朝曦先迎夕陽晚餞憑高眺遠萬象俱達左右諸山之

高下不一與之等者有之然起伏映帶盤旋回護其
意蓋常在碧雲峰也唐乾符間棄與外藩楊氏此峰
之不與王會者千數百年明萬曆庚子始平而碧雲
峰遂入盟府矣自是以來么魔割據兵荒洊告或常
或變反覆不時戶口逃亡人烟凋謝四顧寂寥黯淡
無色未登臨而哀颯之氣已自觸人人亦罕有至者
故初原有亭後遂一廢而不復存今天下承平五十
餘年矣湛恩覃布文教四訖薰蒸涵濡盎然如春民
間豚蹄燕社樂酒往來徒見山高而水清向之妖氛
濁氣蕩焉無復存者弔古者探奇訪舊則此峰之勝

當不獨使山靈秘受此亭之所以又有待而復興也
亭成而登覽之餘煥然改觀因思昔日之衰孰爲基
之今日之盛孰爲致之撫今追昔未嘗不臨風三嘆
也嗚呼由今日之盛而悲昔日之衰人情大抵然也
然不由昔日之衰以適今日之盛則亦烏知

帝德之廣運如是其無窮也哉

筆峯文集

祀盤龍洞記

李銘詩

桐梓歲貢

邑城西南六七里爲葫蘆壩因地形似葫蘆故名地
原而隰堪種稻但四山俱乏水一遇春乾則不能布
種夏秋早有坐視其苗之枯耳地形盡處爲盤龍洞

洞爲邑景首觀洞左里許有石穴袤濶未及一丈而
葫蘆水入焉值淫雨連朝溪漲齊集穴小不能容納
則廻瀾四溢甚且淹入城中而苗穀胥屬於朽是旱
澇皆病者莫葫蘆水若也故十年之內報淹報旱者
葫蘆奚啻七八逮通計其田不滿二十頃額賦不踰
五十兩報不成災歷來府縣尹見而憐之每捐金賑
濟然未嘗有預防救患之方也丁亥冬邱侯來令期
邑而次年報旱已丑愈甚其後因奉功令清楚田糧
侯乃履畝勸首坐盤龍洞中進屠民諭之曰爾民頻
年苦淹與旱地實爲之也余爲爾民請於上其定賦

悉以下田起科庶免大困又諭之曰斯地之欲免淹旱非人力可以能爲也觀洞之靈秀奇特必有明神焉盍禱祀之歲之仲春侯乃卜曰虔誠詣洞首爲民致祭是歲非不早也獨葫蘆壩一方果多得雨秋始有穫父老歡忻載道指所穫曰此洞神之力耶抑我卽侯之賜也遂相率謁詩而語其故詩曰善哉卽侯之爲政也從來政之大節在制祀而箕疇之衍八政也三曰祀蓋祀以爲農用也祭法云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災患孰有大於淹與旱乎且祀典亦載能興雲雨潤物有功烈於民者山川之神

是也斯舉也邱侯可謂忠於民而信於神者矣云胡
不誌雖勒石可也

桐梓
草志

建謫仙樓記

趙遵律

太白之被謫也少陵憐之汾陽救之一時辨其污而
憑弔之者不可勝紀嗣是懷白堂太白亭百碑臺里
人懷賢記勝雖廢置無恒要不忍疑其僞也自曾子
固薛仲邕輩作序譜俱以爲至巫山遇赦蓋本集中
半道雪屯蒙暨今年勅放巫山陽參以海月十五圓
之句譜入乾元元年被放二年被赦讀者未暇致詳
遂以夜郎諸勝蹟爲附會卽五陵炎蒸三危放逐亦

屬子虛而珍播無謫仙之迹矣今攷唐史乾元元年
九節度圍鄴二年師潰令公以故被讒釋兵柄爾時
中外倥偬未便調言尅復之美而汾陽處疑貳之際
顧乃自詡功成以官爵贖翰林乎別見樂史集再查工部
年譜入夢天末二詩俱在是年金雞遇放胡不之及
顧惻惻於網羅瘡痍致嘆共冤魂語贈汨羅也則二
年遇赦未可以爲據也明矣且翰林全集有烏江別
宗十六詩夫烏江源出烏撒過播州至涪陵入江去
巫山遠矣畱別分手相贈遙瞻西去文義極明是烏
江尙無歸期又何烏山放還之云乎或曰巫山陽太

白自道半道承恩見於集中屢矣年譜參伍考證以
成其說而子以爲疑何歟曰夜郎道左遷所歷巫山
陽放歸所經太白國沽酒一擲千金鸚鵡洲邊嘯
飛七澤之雲歌動三湘之水則興酣憶舊遊遙拈靈
山著蹟拓其蛟龍筆翰之光非謂十二峰頂見五色
雲間鵲天上來也年譜泥放還爲巫山並以巫山爲
半道故舉流竄以後數十首註明夜郎者掃而空之
以爲未至其地而不虞烏江畱別之齟齬也然則左
遷之時放還之地不可攷歟曰乾元歲秋八月遷夜
郎於郎官湖序見之次年冬至巫山於瞿唐峽詩推

之白巫山至烏江至白田於馬上聞鶯詩知之至太

白放還則於贈徐安宜得之考其歲月按其道理而

證之以地誌太白詩文太白固自爲年譜矣或曰白

田二詩未曾註明夜郎亦未明賦被赦年譜軼之而

吾子攔入焉豈地有可稽而義有可通者歟曰漢唐

舊地畱遺至今者如蒙渡

漢唐

夜里

唐夜郎

漆里

唐漆州

不可殫述白田黨壩固可例推至樂安里

在府城東則武

德以後隸播之縣

唐武德中徙州治綏陽有樂安宜林等縣

雖徐安宜不

見於史而青蓮遊屐所經更無有白田其地安邑其

縣者未審年譜何以編而詩何所屬也至於楚老歌

詠遊子懷恩迺辭歸不忍欣幸感激之詞與聞酺不
與遇恩不霑固自有間紬繹參考則丰道承恩固可
相喻于微而巫山之疎又無足深辨矣惟是世遠年
湮愈傳愈舛易聞鶯爲聽鶯而字訛矣誤馬土爲螳
綠鶯鶯而註訛矣尙賴三尺殘碑屹峙洞口則觸成
悟疑求真金粟如來實式憑焉况夫黃桑紫樾夾道
爭妍百嘯流鶯與機杼之聲相間每行春蒞止恍若
道骨仙風神遊八極者導我仙路而綸綍赦書飛
於湘水鳳山間也因檢摹二詩勒石建樓爲謫仙千
載後作流寓主人亦懷賢誌勝之意也夫丁卯冬

石刻

遊石佛洞記

黎安理

距郡東十里有洞焉曰石佛前未聞也郡守濟南焦公探奇得斯地以石似予佛名遠近人因是漸來觀或時祈禱之輒如願咸醵金莊嚴奉之燒香布施者及好事者日喧闐其爲勝遂與桃源埒今閨如人矣憶前此十年非獨此絕遊人跡桃源亦罕問津者爾來桃源之遊讌又盛矣而石佛寂寂焉遂不振或佛不耐擾攘故卻士大夫之月盃風鐺清淨以全其真乎抑山之靈但憑於石以邀愚夫婦之禱祀而不肯以其眩幻譎詭爲有識所評笑致其機變亦有時不

靈乎象山子獨遊於茲撫謂佛者而歎曰兩間動者
水靜者山靈者人蠢者物至靈者神而至頑者石石
而佛頑亦靈矣聞佛性堅而不動石之佛其宜歟抑
又聞石有聞法點頭者石而佛歟佛而石歟意無或
石之頑而靈也乃卽人之靈而頑也歟書之洞壁以
詢踵余至者

鉅經
堂集

唐序

羅氏忠愛堂譜序

楊端

蓋聞豪傑之挺生莫大乎盡忠盡孝二者而已故先

民有言求忠臣必先孝子之門又云事親孝則忠可
移於君吾於是而知君家忠與孝之大也粵稽古載
君之先宗出於春秋有熊氏君之先子先大父登將
相縉紳本大則枝盛源深則流長理固然也及大歷
初君之先公太保公值國步之多艱抱命世之才略
著聲三楚建績八閩王室賴之以安妖氛需之以靖
夜郎濁亂天子震驚推轂掌戎廓清播土分符割壤
世受侯封所謂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而成者君
之太保公是也及君之世歷祀百年傳家四葉冲年
嗣服遺大投艱播孽之遺類復鼎鼎訶之殘魔復崇

封疆孤注難支君其見幾明決思慮未然而有太
王之遷子胥之去修車馬繕甲兵卧薪嘗胆復少康
之業報吳越之仇其始也我出我車與子同袍其終
也執訊獲醜與子同僚猗歟幸哉向之先公創而造
者君得以恢而復也君之恢而復者又吾之得以創
而造也先後濟美伯仲壘簏其與君之錡斯麟趾享
茅胙之長帶礪之久者並日月而弗朽矣一日登君
之堂閱君之譜見先公遺言如睹先公手澤其德業
聞望凜凜筆端猶令人心懷念慕纒繆莫釋一唱而
三歎焉因忘鄙陋勒爲俚詞附之仙譜聊慶其盛云

乾符三年冬十月望二日題於羅氏之忠愛堂

羅氏謹識

明

勘播紀事序

塞達

今上聖神文武威振海隅南倭北虜稱臣款塞亦越蠻夷之長罔不懼服乃夜郎酋楊應龍獨以負罪懼誅不卽輸情候勘故籌邊者並注意焉省中楊公以爲言大較謂事關川貴兩省撫臣議未協於一宜遣才望大臣往勘下部議大司馬石公覆議以聞上特簡南少司馬蓋都崑田刑公以北少司馬兼御史中丞持節蒞視之惟勘惟勦並載聖書夫葺爾小醜討

以節制之師直摧枯拉朽耳猶然並議勘處豈不以
酋孽由自作罪止其身大兵所向不無玉石俱焚之
慘耶又豈不以川貴滇粵之間諸酋長互爲唇齒作
我藩籬使酋無終叛之實遽行誅滅卽酋有餘辜諸
酋長無後言而自撤其藩籬儻亦非上策耶聖謨洋
洋意念深矣公自畱都聞命謂酋重關大籌業已負
隅重以土苗敢戰未易擒剿川貴之兵素稱脆弱卽
土兵頗強盛不無狐兔之悲必調兵他省示以必勦
乃足以折其奸公於是有謹攄一得議兵餉八事之
疏事成於同而僨於異况軍旅大事乎中丞譚公林

公直指王公薛公體國匡時義應共濟公於是有會計兵情之議西南征討兼用土兵而酋比隣交結宜陰摧其羽翼公於是有激勵士婦獎率士官摘取把目之檄先是下檄許酋自縛轅門待以不死酋猶遲回瞻顧蓋酋久羈重慶備嘗窘辱邀我偏師再干眾怒自知無所逃罪土民復爲蜚語恫喝酋疑懼滋深公已詳諭酋始以周維新等乞憐因其控訴是以有再諭三諭之檄故雲中史夷縱橫有年公昔開府其地計擒史夷弄之股掌之上聲震寰區酋所熟聞而心憎者而方伯李君憲副易君及郡守王君深諳夷

情皆廟堂所簡任者公與譚公咸委信而責成之以故諸君共殫計畫公又檄大將軍蜀前後劉君貴竹李君遙制以虎旅酋竟不敢違而綦江安穩驛則部覆所允勘地也酋囚服俯首於茲惟贊畫張君劉君監司李君易君及郡守王君所督責贖金四萬兩再獻首惡十二人以俟天誅公於是有播酋兩次投勘國威大伸之疏五司襲竊舊關白於酋長酋藉手橫索釁所自來自宜收其事權又土民妻孥何辜向爲酋所魚肉者以茲許奏結忽轉甚亦宜曲爲之所公於是有善後之疏其他疏檄凡所以制酋之命而伸

我之威者不具論具在勘定播夷紀事中公重示人
我蜀縉紳大夫之倫造公而請曰如天之福明公勘
結播事以大造我蜀父老子弟幸甚第趙營平有云
兵事當爲後法明公獨無意乎公始付諸剗劒不佞
達奉以卒業作而嘆曰以公文武憲邦之才不勦而
勘酋龍人知爲公之易不知惟不勦而勘致酋帖然
聽勘之難也公勘結播事而無所煩費於川貴人知
爲公之功而不盡知公所以爲大功爲大忠也夫自
白石口抵殺官兵酋爲戎首懼而思逃久矣又以道
路之言竊窺究竟主勘出柙之虎肯復向檻中耶藉

令公實備兵則見以爲損餉無備則見以爲損威威
太重酋旣懼而不敢出一切以恩酋又玩而不肯出
公斟酌操縱其間使兵備而不費威用而不猛恩加
而不褻獨苦心矣又先屬其事於郡守王君君毅然
單車往諭酋囚服叩首於道左君故倨視之以懲其
玩已復示以不疑推心置腹酋始輸情請罪若是乎
勘之難也我蜀瘡痍未起民懼復罷於轉餉士卒則
惴惴然懼不免於鋒鏑卽一討而擒酋而暴骨於六
郎復嶺陡澗之間者豈盡酋餘黨耶今使之自縛聽
勘獻首惡贖罪金外且削父子之世官收五司之世

士又自羈其一子外餘黨服上刑而下者踰五十人
內之以大伸國威外之以聯屬它酋軍民無膏斧墮
壑之虞而川貴晏如主上已寬西顧可不謂大功乎
然勦與勘並較則凱奏露布似以爲駭俗矣公得便
宜行事獨爲勘不爲勦其竭思殫赤慮以培元氣而
利賴國家者蓋甚深遠不佞固曰公勘之難功之大
所以爲大忠也第不佞於是而益有感於疆事之難
焉自公論未明流言易起而疆臣以任事爲諱矣播
事遷延迄今八載微獨酋負固卽土民亦幸其負固
以甚酋之罪重以四方亡命及武弁喜事者飛語流

言轉駭聽聞封疆之臣惡能無顧忌乎哉賴公與譚
公王公訂謨大同而公總師帥之任獨坐照其情刑
以故贊畫監司若郡守得以一意從事而廟堂之上
相公協心與大司馬議合公始得以便宜行事置兩
省於安枕然非主上明聖眷任老成卽公欲長慮卻
顧爲千百年計其道無繇也迺知人主所以經理天
下鞭笞四夷者惟在知人善任哉惟在知人善任哉
不佞故備言之令後之考西南疆事者得以采覽焉
平播全書序

王象乾

右者明王慎德四夷罔不率俾學者類能言之考于

傳記雖不力與之爭而柔武之節亦未少廢如大禹之序西戎文王之討昆夷豈止荒服是營岨嶮用兵固有之矣爲其臣者載筆綴文曲盡揄揚後世誦而傳之使其文獻無徵傳聞寡信則何以稱焉漢世班固王充之流稱述祖德每歎息於光藻之易渝雖大小不侔卽其力專故實能有推本斯亦其次矣本朝威德甚盛於夷狄尤慎用兵然桀驚不馴者未嘗述誅記述類多可攷皇上承迓列祖之休命神武繹宣凡有兵事所向成功如朔方島夷始非不哆然卒爲大僂談者更以爲美曾不數年又有平播之役僕守

北邊每見廷議播事爲之太息追上決策討賊起
司馬李公於家督諸路兵每有奏記傳報四方讀者
皆驚以爲意深密而知機要賊不足平也不數月而
成功踰年僕來受事訪公之遺謀餘事吏言是書僕
取視之書凡六種首奏疏次咨文次檄次書札次批
詳次雜文軍中之事略具梗槩云吏曰事初起時蜀
故久不知兵凡徵發租調文符如雨下至魚鹽行葦
之微小小事宜靡不草創行之麇然爲駭郡國承風
十不得一又鮮有佐者徒操空言以逞遁心夫獨割
可以持斷而孤翮不能搏空使公之謀計遂行投之

靡不如意於功也尤易矣是編也挂一漏十微者不能著之書小者又不能詳然運一方之宜馭無窮之變幾微疑難斟酌而味之於泓泓之中昭灼以行非古之哲人惡能若是曩者漂說聲聞得之景嚮今也據其籍求其故人或能言事猶可識也世之人藉是書以觀公之大業猶之求影於燈取潤于河斯其不遠矣故表明聖之光靈存勳伐之遺烈睹四夷之明効舉兵事之機權章成能之有要彰彰睹已初策播事唯上一意討賊又一意惟公計是用公所請奏議盈前如石投水數年以來君臣相得未有若此之盛者

也卽有苗可格矧於逆酋故光靈蓋遠公之用兵意
略多奇違覆無幾當權立斷卒莫有難之者可操券
而責也故勳伐自隆南羌部落唇齒是資蚌鷸以俟
般鑒在眚孰不寒心是銅標古鼎之文西南所永戒
也故夷心可戢觀公所爲文大如奏白小而書記汎
若不窮皆能橐籥此所謂智勇俱進者也卽兵法數
十家可以並行故機權足辨國家用兵四夷成功之
速無播若也其說略已著之於篇從而繹之事操首
尾言尋倫脊脩如蒼素脩如笙竿彼紛紜者孰不齟
舌而退焉是崇此而成遠之而敗此亦議事之大較

已故能事益顯僕蚤與公游雅推其才媿不足以盡
公姑明其略云耳吏曰藉如公言倘無是書豈遂泯
泯乎僕曰否否傳有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
異辭倘信而足徵莫之能易矣吾論公書貴其見聞
而信也書有屑征甘誓雅有采薇車攻其事不過征
討戍守之常使在後世必且湮沒無聞唯作者親見
當時用兵之美曲極物情鬱然比於曲則故不徒託
之空言孔子信之至如輓近事迹雖蕃各陳私臆不
以爲一家之言匿瑕增妍天下舉而笑之亦何益之
有故得其實雖綿遠可以昭盛典飾其僞卽衍博哉

起羣疑衡績在心耳目難掩此鴻藻之所承而雅志
所願識也其孰能廢之平播爲本朝僅有之事是書
言無不實故文無不遠非以之爲有無而不能不有
也既有論吏因使論而籍之

平真奇績序

曹勅

真州之賊嘯聚二年先是欲勦或曰蔓難圖也果勦
而績弗用成撫或曰勞難解也果撫而事罔克濟二
者相持久無定策嘉靖庚寅冬適中丞鉅野宋公有
臺先生奉撫蜀之命至克壯厥猷矢平是賊文以審
虛實事機武以決勝負勦筭已乃瞰知取勢曰彼將

田虛負也訓練征兵曰我且以實勝也越明年辛卯夏公決勝主勦約軍法嚴號令守巡分臨縣地將領分哨賊巢衛使以卒伍縣官以民勇酋長以土兵吐精出銳諸皆響應而來往者飛芻輓粟椎牛醢酒計今省費不及三一士無饑色人願效死始進則王張二渠授首深入則周渠輿尸五旬而數萬負固之賊平矣時公以兵難遙度事促督成遂按部重慶浹辰而訊馘來告觀如堵墻行歌道路以爲東破藍鄂南仆方曹皆不如公今時之易全蜀之人將擬祠諸葛像益州矣吾渝大夫士感而侈頌發諸聲音傳爲歌

必又不謀而皆同錄詩有冊開卷有題序事有序以
予一日僭長及與公稔過尋問題請序予不佞非不
知讓直欲紀實乃應之曰成功曰績異常曰奇敢以
平真奇績賀公門下旣而皆曰諾予復序曰合衆謂
勦而平者常也曠人勦而平者常也老師耗財凋民
瘵郭勦而平者常也公自一人槩於其中預有定見
始終一勦而卒不搖惑撫議計自閏六月出師秋八
月克平見戍往而聞凱旋完城郭而全民命公又先
捷至而來若或啓之旣按至而平若或助之况鄰封
土宇使吾得而安之繫誰之庇凡吾謂之常公往往

而異平真之績公於是乎奇矣比見刻行撫臺訓練
榜文及疏邊一報條制西藩四事三策備載圖說欲
爲人安全蜀至計乃嘆公講武籌邊精明事事四事
方設維垣天下重望維師尙父維公時乃奇績以有
焉謹序以係蜀人永永之思並補蜀
教文志

送周公守遵義序

楊 煒

三十四年夏攝綦事郡丞周公兩最考拜守遵義蓋
聖上念新疆渺在萬里末由挹華封深丕變且支郡
夷民棘戶隣吐番莽蘖潛睨驕兵待餉值二千石數
遷數代有如傳舍雖灼焉著在功閭者弗久於任兵

民安所交賴哉先是詔下主爵者推李公任遵郡使
者上言公以播擾簡擢泣綦從事戎間發謀戡亂顯
有大勳迄今播人戴德亦如綦人疇庸聲望輯固疆
圉固無出公右天啟皇衷疏上報可竟回成命而以
李公領郡於滇雲公仍領播邑士若氓驚睹除書不
忍釋公去憮然若奪乳之嬰謀如漢褒德借寇事顧
無如明詔何乃計所以尸祝者移之聲歌倣詩人美
素絲詠甘棠祝麟趾以紀盛事下里巴人遂不敢以
續貂爲醜在昔孟堅子長傳循吏莫不有治行可紀
鋪張而揚厲之若公者真不懈而及於古雖累牘不

可縷悉焉故有頌公之心如青天白日者有頌公之
清如玉鑑冰壺者有頌公之政如甘雨和風不尸不
宰者更有頌公之恩如滄海汪濊日用而不知者至
其博大淵懿功能不有不以搏擊招速響不以遽色
震凋殘蒲鞭示懲卧閣無訟雖請濟蘇貧諸政勢不
容已於喙要罔耗一蔬一醕之費一意養元固本直
登赤子於春臺仁域中受賜其曷極也茲之往也於
制爲公於播爲幸而於綦爲觖望致攀轅者壺漿者
望朱旛而謳吟者肩摩載路輿不得前者累日焉嘗
語諸父老曰公負康世才且簡在上心開府建牙非

跼促而頓於綦者甘棠之鄉惠顧不淺矧今猶在
兼覆中烏用不忍去而望所以畱也僉謂鄙言有當
於是歡呼動搖再拜送公之播

綦江志

贈播州孫太守序

黃輝

漢武間西南夷來夷雖破爲夷然未一於漢若夜郎
巨南黎夷漢間爲播自唐至皇明萬厯乃郡之爲遵
義遵義之名不夷矣其心詎必曰吾真漢矣哉漢之
自興國孫大夫始大夫甫擢守遵義雅揖座上問所
爲爲播者一曰語不云乎霜雪之後必有陽春播自
晚唐醞釀奸宄文廣以延昭孫怙其猙獰信然自夷

人乃乍庭於勝國勝國嘉之好予名曰醢犍自勝國
迄今又三百許歲而宮始豬犍詎易醢哉跳梁封豕
今乃蠢然彷彿於人彼其所世耳目者皆三苗故刑
不興而自爲者也天兵加臨猶驚然旅拒丹川殷谷
京觀搶雲麤犍甫定獍狘未息亟之當更鳥獸散耳
謂宜蕩軼簡易如班定遠而可乎公謝曰唯唯其一
曰不然夫刑亂國不用重典乎法無故重重乃禍亂
播亂久矣其人狎暴而侮平毋尋姑息姑息久則玩
玩而法之彼且重不堪事隨之生事復生事紛糅偪
亂將若之何必也一宣高皇帝功令及歷朝憲軌以

狗一切剗抹夷舊帖如漢約使戾氣越志日銷月鏢而後乃明章生路以就其惡死也者如是而安安乃可公又謝曰唯唯眾莫知公所爲曰公殆無取乎或曰豈其百徵而一無受也公曰凡我予者皆是也吾第當吾予而已甫至遵義則任事者方議增木價公喟然曰金夷赤子衽席無恙乎未也胡木之求多爲夫昔也采淹無慮旬月而今也日之遵義不價而功矣若之何功是增焉遂抗議請罷在事者曰可公於是厲精視事首釐縱恣自嚴交際始下教曰太守去鄉閭西來數千里爲天子拊循吏民身且不得私

何苞苴之與有一切訟牒守旦夕手不律剽決矢不
因緣爰書攘一錢累若雞犬其諸屬入見自有常度
奈何用士宜下陳溺守堂爲自今有仍陋轍前者投
儀狀使自衽去民乃知漢官堂室清嚴峻絕如在天
上無復向時罔兩猶鬼出入徑竇安恠其法法厲甚
蓋所自法乃爾公念夷難民民尤難士士雖近蜀聲
教阻遠習澆以鄙乃捐俸百金首修學宮諸列祀者
廟之咸秩而肅列科條倡士士以課業進則手爲竄
正藹然如父兄訓子弟焉又教曰天冠地履堂簾在
此矣遠方冠裳僭差其一稟於制違者論以罪夫蠹

則有鴛鴦則有鵲天地之仁也今公庭積滑鼠於
蜂於稷何蠹如之訟師豪右主客相倚起滅鼠雀
燬反覆脰削無辜何蠹如之守必不與蠹共郡也
亡論吏苦民其並爲守鴛鴦務跡之得卽付法
無赦於是士若教民若令豪強畏戢善良鼓舞
橋約道路一切修治夜郎國幡然爲漢治郡焉而
公在邕義三年政旣報成矣公爲政勤敏精豁未
嘗幟寬嚴自命而長厚愛物自不忍天性諸所展
厝皆豈弟近民無城府圭角纖毫矯飾之跡而風
度廉整威儀爽朗故聲色不大見者自栗至其問
下戶疾苦禮助貧

士惜災疫流徙常若不及良所謂當予者故用漢三年而夷俗頓化蓋感人若斯之深哉昔魯至春秋葵弱不振卽周公先見末如之何而童子結旅衛魯猶存孔氏家法漢高以取天下之威迫重瞳子斗大故城猶歎其守禮義之國而不忍輕動教化之關於是遠矣凡封疆開建必謹其始始之以正其後莫敢苟且夜郎之爲夷不知幾千百歲至我聖明始漢其地而風氣游開疑衣冠氣已發露其間公之強教豈偶然哉吾故曰漢播民者自孫大士始世有知言君子必以予爲不妄矣予未嘗見大夫也厥僚屬朝夕大

夫言之詳以授鄭生直二千里走安漢問言於予鄭
生聰穎諱諦能言諸公所言者夜郎有人焉大夫之
造士不徒矣故予有以贈大夫如此云

補蜀藝文志

羅氏族譜序

羅儀廷

蓋自尼山麟經作而天下萬世有國者莫不有史自
考亭家禮傳而天下萬世有家者莫不有譜是知史
也者國之譜也譜也者家之史也不有所紂則世遷
代變事遠人湮倫序混殊尊卑失序賢否莫辨疎戚
無徵而終淪於無絃也退考先公世錄驗諸碑銘石
勒乃春秋有熊氏之後山西太原人也始祖世渺始

難悉述請得以鼻祖創垂顛末厯代纘紹根由推而
言之大唐大厯間鼻祖諱榮公登將相之壇兼文武
之略華夷欽服中外聲馳南定閩蠻北伐邊虜王朝
倚重四國賴安廼值夜郎變亂羣夷梗化蔡經略征
之而無功何司馬討之而敗績幸我鼻祖奮盤根錯
節之材開千載難平之地身膺茅土世受符封亦可
謂創業之奇遭也傳至乾符三年四世祖太汪公襁
褓居官權柄失握百年甫平之域轉而爲腥穢之區
遷國圖存斬關走出當是時太師楊端公勲名赫濯
威望尊隆太汪公抗疏力請乃得提師援剿前此失

之東陶者後復收之桑榆者也繇唐歷宋駕元至明
後先相繼藩屏王家王命是共祖訓是保豈非鼻祖
貽謀之盛大江公再造之洪哉萬歷庚子歲楊應龍
不道虐民瀆神干冒王章宗子其賓連率五司會糾
七姓獻土改流易播爲遵向之士而同者今得爲萬
戶侯耳嗟嗟前人創造於前繼承於後倘非克孝於
家克忠於國亦何能厯世數變而不朽哉廷生也晚
適逢千百之期幸際三十三世覩簡編之殘闕記載
之差謬若非遡本窮源詳定載籍雖有肖子賢孫復
起其詳不可得傳也况前世之流風善政鑿鑿可鑑

嘉言美訓歷歷可稽至若冠婚之禮喪祭之儀習姬公之真傳體朱文之正訓尤當後世是則是倣者一日行吟澤畔放步壠邱咏蓼莪之章歌繩武之什承父兄之命遵譜牒之傳因與二三同志者並誌不朽萬歷戊午歲秋八月朔

楊生族譜序

盧安世

遵義古夜郎也厥邑險巇易亂而難治詎非束手之事乎然亦未嘗深察習俗之宜也余於莅任之始每從公餘詢諸父老訪庠中俊秀欲求便民養兵之法靖而安之俾邊隙杜野處寧適有楊生獻厥奇略爲

予借箸予其嘉之恒來謁見足稱入幕賓矣越年餘
烽烟漸息人物頗安予登龍山眺湘水生從予曰快
樂哉山水之固乎生愀然曰在德不在險也予曰何
以言之生曰予家自始祖端世守茲土因爽厥德遂
削平焉不然公焉得茲土而莅之予聞是說始慨然
曰爾固楊侯子孫乎胸中甲兵志氣卓犖亦云無忝
祖德矣興盡而返次日生持族譜謁予爲序予維楊
氏之蕃肇自唐衍於宋元及於我明雖當零落之後
而厥族猶彬彬蔚起以文化武以治易亂不恃險阻
從法約束亦可謂世胄之子孫識時務知興衰挽習

俗而還大雅也爰爲序以表不忘之志亦猶峴山之

記爲予去後思耳天啟丙寅

楊氏譜

祀襲壯義勒序

胡從明

忠孝功能之士其性植哉然可觀世德矣世德云者
子不能得之於父父未始告之子前開後繼志竟事
恢若或湊之使得盡洩其忠貞而無憾者所謂格天
而天相之也嘗讀史觀漢之蘇子卿宋之岳武穆皆
父子列將慷慨立勲其以忠作忠也員之於伍奢苞
之於翼德興之於雲長皆嚼指腐心報父立國其以
孝作忠也忠作忠者遠處其順當時壯之後世慕之

孝作忠者境處其逆當時悲之後世悲而復幸之然而不數見也則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焉耳丁丑冬余來令播得炙袁君勳名然猶未悉所詳也越戊寅袁君出祀襲壯義集相示慨然想古忠孝之英而恍曰遇之矣蓋其父統兵平藺遊擊以殞軀贈明威將軍建祀仁懷諱鑒也袁君敏力出眾似無藉於父蔭而父之功成名立實非其子不可也值藺酋作叛之秋桓桓赳赳倡義援渝擒僞節度招僞巡撫恢復重慶繼取仁合當是時也謂將繫逆寅頸置之闕下目中無全酋矣不意竹瓦寨之戰徹三晝夜不

休遂死沙場噫偉矣亦慘矣袁君乃奮不顧身仗劍
請纓抱鞭尸之憤切祭肝之怒散金募士掃清蘭穴
掘奢氏塚得功獨多遂努力前進招降斬叛復遵義
城援黔救滇戰守奇勳炳耀夷鼎復仇之念旣洩許
國之貞亦快朝廷計功授爵祀襲之恩命以揚獨計
袁君一青青子耳今其人儀容麗都舉止間雅非有
叱咤顧盼及軍前授摧鋒陷陣之任也從事毛錐立
志青雲上以光前人安得以不共戴天責之或勉強
就事慕赴難名至如劉景升之兒馬服君之子昱克
有濟乃氣雄謀壯敵愾荒郊蓋其志固先已不侔矣

昔王彰謂左右曰大丈夫當爲衛霍將十萬騎也沙
漠立功建號何能作博士耶今袁君其人哉素有是
志故以不忍之心激其必爲之氣仁之所以有勇也
而吾獨取其智言之使袁君戀戀博士隱忍弗卽赴
則父死必贈贈必蔭蔭不過一級耳袁君授此一級
之爵然後鳴劍抵掌於以斬將騫旗取通侯不難然
而其父當時叙功贈卹之舉未必赫爍耳目令人羨
袁將軍有子也卽袁君將來報功議擢有典亦未必
照耀前後令人羨袁君之克紹乃父也智不失時夫
是以仁不遺親勇不懼敵胥舉之蓋天下惟忠義格

天天必相焉以明威將軍之赤心貫日血戰身亡俾
不得殫其願天地亦爲之慘黯其故其弗逃於鋒鏑
者數也而獲振於箕裘者數而理行之也然則袁君
者上承皇天鑒忠之命下紹乃父作忠之意必當益
勵孤貞賜履光謚於未有艾也袁君勉乎哉

壯義勒序

翟司教名無考

瑞芝袁先生昔年文人才人也今日所習者雖武事
所談者皆文學余叨任遵庠識荆之初知非赳赳材
官比數久之乃持祀襲壯義勒以示余余披閱間深
有感於先太翁之死難貞烈丈夫焉忠貞貫日義勇

格天當道之優卹部院之題叙歷歷褒嘉字字華褒
固已光耀簡書勛重竹帛其朝廷旌其忠義特命建
祠以妥其靈春秋祀以崇其德夫何愧哉且其子爲
父洗讐憤激血戰維時元兇旣殄餘孽悉除恢復三
城烈高千古朝廷懋其功後先疊見父子媿隆特破
格以廕其子世其爵猗歟盛哉袁氏之庭忠孝萃聚
簪纓濟美先生洵所稱文武全才將相天挺哲哉此
一勒也源遠流長盛傳美彰子子孫孫厥後克昌太
翁含笑於九京俎豆奕世其馨香是爲序

並表氏譜

國朝

代吳總戎贈劉副使序

陳啟相

十年相知之久得之於淺深巨細安危常變寬猛疏數之交者迹而已要不足以盡所知古人重相知當知其所重今人重相知所重乃在於相知相知若不盡不其難歟卽予辱交於我煥翁劉公幾十年矣金玉在側翩翩乎其旁因縱觀其所爲倘可得而言之國家戡定寰宇以滇爲極功師行所自入險阻要害又以遵爲經營之始局於其時於其地遵之爲遵且何如也曰非無雙國士誰與領此而賢王之物色果在公矣脫手一昇前軍旣去孤落荒城公於是乎縱

其所爲去邇本水西苗窟矯焉思運衆豐而歸所
欲甘心又定鼎之初零軍散壘壓我四郊鼙聲逼於
櫓羽檄紛紛歲時之間層見疊出孫界之強敵首告
矣洎潭再告真安又再告萌蘖橫生陰謀竊發內外
交訐若是乎視遵一九爲眾射的而魚肉凡上也呼
吸安危間不容髮旋且一一剗削消磨茂雖忝與同
舟而或膺外討公獨肩之略示以鎮定聲色不動盤
石屹如此謝安之術而小用於遵甲馬雲屯動數萬
計薪芻餼牽之給咄嗟取辦淦魚狻獸時而責以飛
輓弗匱也繼以水西大役巫山再役綜理之奇神輸

鬼運此蕭何之術而小用於遵嗣是勞來還定田疇
封殖也此子產之術而小用於遵調劑兵民若化載
佩與相扶持此黃霸之術而小用於遵溫文酬酢共
主客將領之交權此陳平之術而小用於遵卒之定
亂出險理盤錯如屠牛解以是爲知公緒餘而曾定
以盡之異哉計倪之術十用其七爾左宜右有淵淵
不貸然則蘊而勿出者孰得而知之鶴鳴于九皋聲
聞于天公勞且績矣在四年朝廷爲公改印未幾復
改勅又未幾復賜公改姓歸于宗紀錄不次是朝廷
乃知公爾故不憚以此半壁屬公爲足盡公之才略

將大用公而公行一郡之薦紳父老子弟爲辛苦愁
嘆之聲其屬寮悴乎見於容繼之以泣其從遊者徘徊
依戀而不忍舍去矧余矣黯然魂銷矣公何以得
人之深且至若此哉大抵公超然流俗惟誠焉故也
慷慨樂施禮賢好善殆天性然爾片語脫口而蘇張
失辯一幾猝決而賁育難回利害不縈於中撫謙時
形於色孝友無間於言瞻公者如飲醇焉茂於公始
爲聲氣申以璵璠薦以姻盟隆隆焉十年如一日也
而何可以別雖然此情之蔽耳相知者當知其所重
公天下才自應爲天下用夫朝廷於遵何有哉必若

其情將竟以一公惟遵所得而私焉其可乎是有袞衣無使公歸東山之人抑何見之不廣耶惟是形影相比以予別公者不過渝永兩行或鎮或討耳此外無少別一言一事皆藉教於公今而後知不足請以家聽子而行是子皮之言也殆爲予設上以爲朝廷賀而下未免奪吾私是昌黎之言也亦爲予設矣情實之論君子采焉卽以是備史氏之書其誰曰不然

代遵義五屬送兵備道序

陳起相

稽兵備之制備乎兵而名也志曰用師十萬一日之費率七十萬家不得寧資是在者不聚軍與

國家肇造區宇奄有乎滇親王膺命馬首南瞻爰入自遵
遵其要害也籌是任者難其人於時劉公適來王乃
物色於數千萬人之中得之於俄頃抵掌之際毅然
任公而弗疑公感知已之用亦毅然受之而弗辭旁
觀者相與驚愕夫欲鑿無穴之金轉石由之糗爲不
脛之馳漣然及之於于邁所以弗疑弗辭者果何任
耶此其驚愕固宜而孰知自古號稱奇男子遺大投
艱運烏獲之神力亦不過祇此指臂焉爾由前逆計
是烈焰巨浸莫敢向蹈者由今遡觀而又何妨衽席
過之何也孫旻不警乎而轍亂旗靡睢陽不警乎而

向化懷音真安水西不亦警乎泡影頓消老巢自覆
遵豈漆城乎蕩蕩而不上則鎖鑰之賴人爾當其時
饑饉無田遽責以長上之効青草無野猥逼以庚癸
之輸嗷鴻正驕貫魚載路何恃而可不恐公乃攄揆
文奮武之略行利用厚生之經學術不猶風流自賞
卽五屬之次第而任者固已在雨不殘花市有醉人
之日矣屬爲輻公其如轂匪是安可以促速公爲魯
屬其爲木匪是安可以面曲使之趨進於前得各獻
其技以邀公之一顧而價侈焉者總之公樂善憐才
油然而天動春風入座冬日在懷折衷於公之前指

揮於公之下斟酌飽滿而退各保父其所與汔可之
民相噢咻焉誠燭火灌漑之勞遂竊少名稱可忘其
自哉信乎人道化成擢公之獨先任公之獨久朝廷
豈無深意考績今年公最固已又必使厥屬人人莫
不展其眉采如公所期望於公之心始大慊屬何幸
哉屬何幸哉龍門風雪得恣其咏遊狄門桃李益增
其氣色一破拘牽而肝胆以出蕩然家人子弟之誼
益相遇之至難且奇有如是也計公先後受知於朝
凡三有改命改印改勅復改姓歸於宗夫禮重反始
人本乎祖觀鬻相之射論必及焉卽公太息有言曰

事固有時某之私願於茲十年矣遲其年於丁未之六月亦丁未先考之生年月皆丁未到適霜降悽愴之際鬼神覺往來其間而曰亦丁未部覆廿五日又先考之初度也事之巧合如此某等相與躋公之堂執觴爲壽此公之仁孝合乎冥漠乃然耳在任舉四麟兼有孿生之異承先裕後所爲得天之厚者非偶也朝廷又不以此一方爲足盡公之才略公行安可無賀雖然去日苦多爲某等纏綿佩惠之日而來日大難者求肩荷如公使之風趣以奉周旋如曩日者胡可得耶稀膏棘軸不能運方穿弓膠昔幹不能傳

台疏罅嗚呼機警變化公實難幾豈惟屬哉凡都人士皆抱席幾之想欲伸彼扳轅之情乞公於兩臺之力請也而公復畱或天家念此窮徼去會城特遠方面度未可裁公卽去而復來此二說雖不可期可以徵民情矣豈惟屬哉史氏書之爭共畱連汝棠香國有甘棠焉

並平水集

王忠烈公殉難錄序

徐元文

余讀唐書至張睢陽捍禦孤城罵賊不屈之事未嘗不咨嗟太息掩卷三嘆而起也嗚呼睢陽之死烈矣然至今江淮之間廟貌奕奕春秋俎豆弗衰豈非死

於一時而生於千古者哉余叨

皇上簡擢濫膺監修明史方欲博採勝朝殉難諸臣以表孤
貞以發幽憤適我郡王子曾三謁選入都持其先人
緘菴公殉難錄來謁且拜且泣而言曰我父自爲諸
生時立名砥節讀書汲古以至尹遵義沒王事吳蜀
交相立祠崇祀勿替然非垂諸史冊恐歷久而湮滅
弗彰也今幸

聖天子纂修明史又值閣下珥筆從事乞爲立傳以附於殉
難諸公之後則我父在九原死且不朽而予小子亦
死且不朽言訖復泣拜余乃執手而慰之曰余不才

無足爲令先人重然發潛聞幽此固史官事也行將
大書特書不一書俾王選王之琴冉國柱三人俱連
類而得及抑余因是而有感矣今夫里巷匹夫一時
感激不難裂腸腎捐踵頂以酬所知如荆軻聶政之
流多矣及揆諸大義多所不合若夫賢人君子其見
之也明其審之也熟非徒生不虛生卽死亦不虛死
遭義王公之死封疆以視望風解綬全軀保妻子之
臣豈不大相徑庭然使公當日前無縛賊築城之先
幾後無殺賊全城之遺算僅以一死了事而於社稷
生民終無纖毫裨益雖死當有遺憾惟其從容籌畫

洞若觀火設當事諸公內無所嫉忌外無所震撼如公請而措置之則蠻方荒徼可以常治而不亂顧乃動遭掣肘不得大展其經略一旦勢窮力竭事不可爲竟以身殉惜哉雖然今之日月古之日月也今之水火古之水火也直道在人厯億萬劫而不變公卽世已五十年矣而吳中之祀與宣峰壇之祀愈久而愈盛卽謂公至今不死也可嗟乎公一縣令耳而高風勁節直與唐之睢陽爭光比烈若王選等三人殆卽許遠雷萬春南霽雲之流亞歟其得陪祀於公宜也非過也余往者與曾三之兄賓日爲文字交數相

過從常言公遇害時以國信付子朝服端坐身中數
鎗面受三刃而死爲之向往者久之今又備聞曾三
之言不禁悄然而悲肅然而起爲之核實其事傳之
汗青更圖表其門閭以補有明之所未逮寧僅鋪張
揚厲取悅當世而已耶故旣爲之傳復取其殉難錄
序之以垂諸奕禩焉

王忠烈公殉難錄序

宋德宜

同里先輩緘菴王公當明季年宰四川之遵義苗巨
作亂以身死國予時尙少聞而竊壯公之節以謂守
封疆者皆能如公之見危授命方流寇豕突必無望

風奔潰之虞公之死殆不愧古所稱烈丈夫者歟迨
今四十餘年公之季子省以殉難錄上呈史館并乞
余銘其墓中之石因得見當時遵義之民爲公立祠
故牘及撫按行勘爲公題卹之詳然後嘆公之智略
先事實足以辨賊不幸上厯旁沮醞成禍變卒死以
忠而平居之拊循與一時所激發使其民莫不致死
於賊邀而殲旃卽城陷之辰爲尅敵之日是又不可
與儒服之徒短於應變初無備禦而以一死取諒者
同語也嗚呼自昔亂之將作也非智者莫能預知卽
知之矣又未必能出身以當之此所以倉卒常至於

不可爲也若公之於郭吳二酋旣預知當討而戮之以弭地方之遠患而又奮不自顧深入深箐高山中
麾眾縛之以出假使當時爲監司者用公之言卽除
二酋公之處其餘眾亦必更有善後之計則遵義安
得有釁卵之危守宰亦可無銜髮之酷使公得旦暮
報最爲國家展布其才橫當流寇之衝剪其鯨鯢猶
富綽有餘裕乃大吏旣苟且偷託忽而不備終致賊
黨生心同官欲敗公之成者甚復輸情二酋遂得破
械斬關爲內應養癰縱虎獨忠智之士罹此荼毒豈
不有餘恨歟抑天禍人國而欲剝喪其折衝保乂之

臣故蜂蠆之棄疾適與之會歟幸而公之禦備有素
二酋旋卽斃於公所團練之義勇且大城新站扼水
西諸苗入犯之吭故崖邑破而復完不然水西巨猾
得乘亂窺伺據遵義爲窟穴放兵四掠復效楊氏故
事則兩川震動其糜爛奚待獻賊陷蜀之後哉然則
遵義之祀公不惟一時忠義可比古之雙廟而於祭
法所謂有功利於民者尤有合焉宜乎歷久而不懈
蓋虔矣余旣銘公之墓并取兩地祀公始末亦序而
歸其後人蓋亦如歐陽子所云希慕之至焉爾然歐
陽子去五代差遠故尤幸其畫像之存余與公同有

姻連幼時嘗識公頎然而長吐音如鐘迄今時往才
心目間而公之子恪爲余文章畏友同事雞壇垂二
十年孫良弼又爲家通政孫倩因得備悉其詳固無
俟乎入公之祠宇復拜公像而想見公之凜凜猶有
生氣也

王忠烈公殉難錄序

楊周憲

造物之意至深遠也其安常處順之人子之以生全
者猶可聽其自然之數而惟其厯憂患禍害之甚者
視其事之有關於世道人心稱量大小而予之或數
傳而寵以爵服之報或異代而光以禋祀之典或曠

世而被以歌咏之美天之眷坎險也厚矣然其可以
坎險者必非僥倖利涉之徒天何不置於太平晏安
之時以爲有德者勸而必以洪氛濡其毛髮兵燹焚
其齒牙霜殺風剝其肌骨血肉而不一少恤焉則何
以處夫世之滅倫毀性者反得以保身家而膺福祿
也蓋世不能有治而無亂天生一二人以持治世必
生一二人以持亂世持亂世而反之治者萬里征討
處其易而殺一身以成仁處其難且其功倍於強有
力者將以存千古君臣之綱維而立萬世人心之防
也則安得不於若人重之於其一死緘菴王先生之

死也迄今四十餘年天下之人死幾千百億萬而落
葉腐草糞除之不問其所產何本亦猶夫羣而生者
之飲食衣服滔滔然不足令人許其某某也可以衣
服而飲食之哀哉但一過先生之墓見其拱者一木
而已表者一石而已必唏噓久之發聲而嘆曰哲人
其萎嗚呼先生與天下之人死生相去豈僅天壤之
懸絕也死固不重乎哉死之事載在郡乘郡之人請
其陪先賢而崇祀於孔廟之廡予與季君曾三游曾
三舉海內詩文皆所以揚父烈而並及其母顧孺人
之節者乞余弁之以一言豈有與先生之死而並

重者哉若夫陳祖宗之馨香美詩禮之燕翼當世能
文之士必有表章之者卽於先生之登賢書也信其
孝廉之真秉鄉鐸也卜其師保之器其令遵義在未
死之先勤王事而恤民隱也合其工虞水火之能以
曾三孝友與其兄賓日纘乃考而紹聞之亦必有以
答誦美者之日曾三行將作令矣抑用自徘徊身爲
忠臣之子簪纓結綬以艷國門而復能使余攬其三
寸衣袖而告以造物之大權吾儒之大經兩相副焉
豈偶然哉

並列
錄

遠郡紀事序

張爲政

蜀險甲天下而遵義尤甚其地廣袤千里塹限川黔
其人物風俗財賦土產與蜀中大郡等亦東南之勝
區也自稱法部秦爲夜郎漢爲牂牁唐爲播州自是
厥後歸於楊氏州軍砦堡建設不一迨明萬厯庚子
應龍失節討平而復郡縣焉履畝均稅分官而治立
學校興制度出湯火以登衽席去澆漓而崇禮教民
安物阜漸臻熙皞者近五十年甲申之際流寇入川
屠戮生民殆盡惟遵義遠在荒徼幸免毒手附近之
人以爲樂土驚魂喪魄者絡繹不絕蜂屯蟻聚於斯
而遵土藉有起色喘息未定而明餘孽國公王祥者

聚兵十萬設營三十六鎮倚遵爲長城龍蟠而虎踞
焉是時戎馬載道劍戟如林環城山阜俱是甲兵四
郊場圃悉爲營壘不耕而食遂致斗米萬錢兵民雜
運枕戈卧甲又復數年追我

章皇帝一十七年大定全蜀悉掃殘烟而遵之士民乃得蘇
餘喘起瘡痍享太平之休也今四十五年矣其間雖
偶有吳逆之變而

聖朝威福旋即殄滅猗歟盛哉遵民何幸而又在光天化
日之下哉政仰沐

皇仁至逾古稀雕蟲小技知無補於學術白首一經識圖

於治平惟念遵義自被

國朝調元之化事事度越於古因據所見聞筆之簡端以待來者採焉政雖茫無所知或可當芻蕘之一得也其山川形勢財賦物產經載舊志不復贅述惟名宦美政之蹟風俗人物之美一一悉陳於左康熙四十五年十月書本

王忠烈公崇祀集序

丘園卜

湖廣學政

缺

勸於明遵義令殉難王公之以忠烈祀於鄉名宦祀於蜀而後知懿好之同揚休之遠以驗天人相應之

不爽也公故宋魏國文正公後自太尉扈蹕南遷冠
蓋甲於江左文章德業垂青史者不可僕數公爲睦
州司理仁孝公似善讀書喜談忠孝大節領鄉薦中
已未副車初秉鐸鶴浦遷遵義令聲稱爲一代龍門
當璫禍之颺發也清流罹難罔不脂韋自全公獨砥
柱狂瀾褫緹騎之鳬於江上而後竊柄大貂稍戢凶
殘鉗網株連駕帖罔有踵而南者顧不臧歟其著作
之浩瀚持躬之嚴介教化之淪洽循卓之設施見於
宋文恪徐崑山兩相國傳誌其保障危疆築堡捍禦
使印笮西焚褫魄怖駭遐發待誅而爲愚公者掣肘

迄至烽舉燧燔公獨百方捍衛堅守孤城至於勢窮
力盡命服公堂仗劍殺賊以殉見於國史郡邑諸志
其授方略練義勇義憤激爲同仇決命爭首一以當
十收戍筭於身後殲厥叛苗水西望風歛附都人士
立廟遵城配以從死壯士督撫重公大節交章勘卹
又建祠於鄉春秋禋祀不絕見於殉難錄及會勘議
卹諸文移均可以弗述已獨是運當鼎革事越兩朝
兵燹頻仍遵之舊祠旣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
矣欲問其遺事而故老皆無存者後之人雖景仰前
徽低徊憑弔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深其孰從而求之

乃遵之人士追思痛悼久而益篤越茲五十餘年復請於當事用以死勤事例新厥祠宇專祀於通衢又入主名宦從先師二仲後以光俎豆郡邑上之學使監司移之藩翰上之中丞于公得如所請以行斯不亦焜耀已乎王申夏余校士濱陽公似曾三令於邵政教有恒廉靜不滓育才愛士之誠不啻日出所錄單寒士與余符契者拔十得八九焉倡明五經親爲論說置田以給來學之膏火無資者皆不可多見之事竊嘆其家學風節之有所自也余讀殉難錄備聞邵令述其先烈之詳知公英風不泯如水行地無所

不至明季獻逆之亂喋血全蜀幾無噍類其趨遵義也方荷兵以向至則悚然而歸不敢復窺渭水故吾朝圖籍遵之財賦戶口猶如故府咸謂非公之默佑不至此卽今芳祠初建人文鵲起登賢書者四人爲遵城從來未有之盛又肇舉時髣髴若有所見其靈爽更昭昭矣遵茂宰宛陵李君沛蒼表揚前列得請於于大中丞移廟貌而新之晉於名宦博採風謠播諸梨棗徵詩歌以侑厥駿奔俎豆明禋遐邇稱快余慨然而歎曰慷慨節烈之行可垂於不朽者往往歷久則晦若王公死事播疆垂五十年今於藏碧之所一

旦翬飛輪奐設鐘鼓而將之所謂兩間正氣光照天
壤與日月嶽瀆相爲昭融而流峙者非耶夫表彰潛
德揚旌風節學使者之事也余景慕公烈甚悉茲聞
其大興之克舉也因誌其盛者如此今公似令邵五
載業已報最司勳行將鋒車內向以循吏而昌大其
忠孝家聲者正未有艾益以見公之獲報於將來者
正靡量云康熙三十二年

懷忠集

羅氏族譜叙

羅爾經

吾家自祝融之後受封於羅遂以地爲姓在春秋爲
有熊氏族益繁昌漸散處於楚梁益聞我支之傳郡

雖屬於豫章而家則世居太原至唐大厯初我先祖
榮字政卿奉天子命來征夜郎十年始平遂分茅播
土播之有羅族蓋自茲始受封之日卽建祠堂名忠愛堂
修家乘紀前徽示來葉柳公玘叙其簡端創垂之烈
亦赫赫然盛矣自是而下厯宋元明鼎雖數遷而世
封無恙凡西蜀之稱帶礪元勳者罔不指爲先屈云
至萬厯間代傳三十有二年厯九百有奇而楊氏僭
亂我祖避居於黔之昆中歲戊戌生我先君甫二齡
至庚子而楊氏平改設之後廼得復我邦族伊時也
山川雖云如故而三徑則已就荒燕辭王謝之堂人

發黍離之嘆幸我先君心懷繼述下帷力學蜚聲士林家聲賴以復振絃誦之暇訪諸先正因口授以先祖先公自敘二篇並楊公敘一篇筆之於書彙成譜式凡厯代相承之次序嘉言彞行之傳聞一一備誌無使或遺劫火之餘微我先君之孝思純篤訪而存之則前人之遺言手澤不幾與柳公之作同歸灰燼共留千古之憾事也耶其後宗子人表猶得繼體嗣位於明末間賴有此耳及至

本朝受命文運復興吾族之捷南宮領鄉薦應貢舉歌子衿舊濟濟稱盛然一登仕籍祇計前程三代而上高

曾字諱尙不自識又何況於世代之遠族類之繁乎
是以支派無稽少喪失序凌僭之漸由之而起欲其
敦本睦族吉凶同患不基難歟迄於今世彌遠矣人
愈繁矣世彌遠則風教易移人愈繁則習尙易別有
操奇贏者出則龍斷獨登而先人廉恥之風廢有習
技藝者出則爭奇角巧而先人詩禮之教墮有毀性
滅倫者出則強項自恣而先人敬老慈幼之道衰有
尾瑣自安者出則從俗殉時而先人冠婚喪祭之禮
息凡此數者庸人猶或不爲而謂世家之所宜有乎
推原其漸皆出於宗譜之湮沒祖訓之廢弛未嘗家

喻而戶曉故耳經也撫今追昔深懼析薪思梓而廣
之圖南姪同心合志尋邱墓於長林索碑銘於豐墓
因得我族叔祖秉信公墓誌一首宗支一圖合而梓
之於戲前人有志未逮今不數月而功成豈非祖宗
在天之靈乎然是刻也尊祖敬宗之念在乎中敦本
睦族之情亦寓乎其中後之來者按圖而考昭穆并
然循意以推訓行俱在將見祖宗曾元如晤對於一
時若歡歌於一室而孝弟之念姻睦之懷當亦有油
油然興趣者則是譜之刻豈曰小補哉

羅氏譜

李知山詩集序

王長德

慧業文人提寸穎縱橫尺幅墨汁淋漓紙上耳而聲
響光影寓焉其情猶其氣澹其音蒼涼其意則芥視
五嶽而杯納四瀆此可爲知者道也予遇李子知山
於芙蓉城歡然道故因得誦其所著詩賦若干首霞
彩煥發標格孤竊入五城十二樓何處有人間煙火
擊碎唾壺見禹步而自慙其巫也昔高達夫年五十
始爲詩而詩遂工李子甫三十而奚囊之富若此獨
惜邂逅僅旬有餘日武侯祠邊浣花溪畔揮手劇論
未盡所懷城東一別放舟春江晨暾射波文煜煜金
光不定如把君詩過嘉陵望天際峨眉強半爲白雲

封盡因慨然想見知山之爲人深秋木落予當扶筇
再來續茲良覲庶可共質新詩云爾時康熙戊辰臺

月

知山集

遵義府科名錄序

李鳳翽

遵義科名自唐宋以來俱無所考舊志所載惟冉從
周一人從周宋時人登進士時號破荒冉家是也至
冉璉冉璞雖夜郎名士亦不聞由科第登也嘗試思
之楊氏守土時五司七姓皆世家巨族而奮跡於文
林飛聲於藝苑者歷朝曾不一聞至於我

朝而登賢書捷南宮列詞垣者何彬彬接踵耶豈天地

鍾英之意洩於今而悶於昔耶是殆不然也按楊氏
自唐襲封以來酋帥一方十三里地皆蠻髦輿焚之
種鱗介之風冠裳所弗耀也缺舌之俗文字所不通
也而且山深水險僻在天末歷朝之聲教所不訖楊
氏又恃其要害倨享富貴犬馬遊獵世以臺池苑囿
爲事而於詩書庠序概未之及是以楊氏司播凡九
百餘年而其子孫未聞有由科目登顯宦者職由此
矣而況於所轄部落之子弟乎殆明萬厯時剔除楊
氏改土爲流設官職立學校而人始知學矣於是諸
苗蕩盡而居此土者皆非此地之舊人或駐守之將

士或宦遊之名人或當闖獻擾亂中原之時而避難
來此或當姚黃安奢屠戮之後而領占著籍皆漢地
之人今之發科者皆其子孫也譜其入籍遠或五世
六世近或三世兩世縉紳之家固十姓而九已然則
遵義之前科名不聞其人者花衣赤足之鄉渾沌未
鑿也今之聲明文物濟濟稱盛者則易苗而漢我
國家重熙累洽作人之雅化無遠弗屆也然在順治間士
之登科者猶不多聞康熙以來駸駸然與名區比烈
於以見

王化之被以漸而深風氣之開由微而著也已乾隆四十

五年九月

書本

